第四章

没有人会去打一场毫无准备的战斗，也没有人会去打一场胜负已定的战斗，因为前者是莽夫的行径，全凭运气，而后者则算不上是一场战斗。而当我面对这个白衣少年的时候我确定自己是毫无准备，但我亲眼看到在我看来已经很强的上官云在他的手下竟然毫无招架之力之时，我开始怀疑这场战斗是否也是一场胜负已定的战斗。之前在我看到包围着我们两人的十来个劫匪被上官云三下五除二轻松收拾掉之后，我确定上官云真的很强，或许我都不及她十分之一，但而今在我眼前的白衣少年很轻松地就把上官云打败并且让她毫无还手之力，我明白并且确信我选择这个白衣少年做对手是个极其不明智的选择。

“小子，你用现在所会的这些去应对外面世界的许多高手已经是绰绰有余，只要你把我交给你的你已经会的和你还没完全学会的都勤加苦练，假以时日你将少有敌手。然而，纵使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但你从来没有真正与人战斗过，而且我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实战训练你，所以当你真正与人一战时结果必然是个未知数。故而，你在外面的时候，千万不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能忍则忍，不能忍也尽量忍。”

但没想到我刚离开山城就已经忍不住必须出手了。而且眼下我面前的对手却足够的强，强到我自认为根本战胜不了他。我望着他的眼睛，眼睛却控制不住要移开，我握紧拳头，但手却不住地颤抖，我长舒一口气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心却跳得更厉害了。“相信你自己，相信你做得到。”我在心中不住地对自己说。

眼前的白衣少年松开了扼住上官云咽喉的手，但却封住了她的穴道，让她不能动弹，把她像摆放一个花瓶一样地放在十米开外的一个树旁。做完这些，他把目光移向了我，笑着对我说道：“相信你自己，相信你可以战胜我，这样或许我可以多点乐子。哈哈哈！”

他明明是在挑衅我，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但是我却不得不尽全力去应对他。现在的他和之前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我认为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是我认为的一个翩翩美少年，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张牙舞爪的恶鬼，又或者他本就是现在这样的。我知道，现在的他绝不会对我留情。“我会打倒你的。”但我自己也知道这句话只是在安慰我自己。

“那当然，如果你不打倒我，我就会杀了这个女人。所以为了让她活下来，你必须尽全力来给我带来点乐子吧！但如果你现在就转身离开，我也不会阻拦你。”

他是在威胁我，也是在耍我，但我却不得不接受这些。我攥紧拳头长舒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再望向白衣少年时，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的了，我向他伸出食指示意他攻过来。

“如你所愿，我很快就解决你。”白衣少年说着，却突然消失在我眼前。

他消失了？不，我的理智告诉我他并不是消失了，而只是移动得太快，快到我没有发觉到他，但，他在哪里？他会不会就在我的上方，或者他就在我的身旁！

我正这么想的时候，突然我看到他已经站在了身前咫尺方圆，紧接着我感受到了从腹部传来的一阵剧痛。

“原来你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吗！我还以为你能带给我多大的意外呢，倒是弄脏了我的手。你这身脏兮兮的破衣服！”

我抹了抹嘴角的鲜血，强忍着腹部的剧痛站了起来，我突然间阔然开朗了，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忍不住地放声大笑了起来，我握紧拳头，双眼直视白衣少年。

“你笑什么？”白衣少年对我说道。

“你是修术者吧！”我知道他是修术者，同时我也清清楚楚地体会到了刚才他给我的那一拳的痛楚，但这也让我意识到了——真正让我畏缩不前的不是他用拳头带来的痛楚，那些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会过了，而且相较于那些这点身体上痛楚又算得了什么，这不过是一瞬间感觉，真正让我畏缩不前的是我心中的恐惧，我自认为我战胜不了他，而让我恐惧的正是我自己。但我已经无路可退了，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我看到他此刻握紧了拳头，或许他是在后悔自己刚才不出全力才没有一击彻底把我打倒。

“说到术法，我也刚好会一些。”我一边积蓄着元力一边注视着他，我感受到他身上的元力汇集在他的双脚，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快的速度，快到我根本反应不及。但只要他用那我几乎看不清的速度来与我周旋我依旧没有办法应对。

我还需要时间。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道。

但白衣少年却似乎没打算给我时间，我的前胸受了他一记重拳，这次即使我几乎都要察觉到他，但他依旧太快。我强忍着他这在此袭来的一拳给我带来的痛苦，我知道现在我连看到他的踪影都很困难，这样一来我根本没有办法反击，但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知道他的术法让他拥有了超乎寻理的速度，不过如何才能破除他这么快的速度呢？他的速度快到在他打到我的一瞬间我才勉强能看到他，但那时已经为时已晚，怎么样才能让他的速度慢下来呢？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是那需要时间。

但我心中的欣喜还没有持续超过一秒，我就已经感受到了背后一阵凛凛的冷风，但此时我也知道为时已晚了。伴随着腹部一阵剧痛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飞在空中，但这时我看到白衣少年的脸，又是一拳狠狠地打在我的胸口，我顿时感觉到胸闷无法呼吸，眼前顿时一片黑暗。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很近地看到了白衣少年的脸，这张我无法忘记的脸，这张秀美而白皙的脸，但这张比许多女人都要美丽动人的脸却让我感到刺眼，让我感到厌恶。

他单手把我举在空中，用冷冷的声音对我说道：“还有三拳，还有三拳你就要比这个女人先走一步了，接下来是第五拳。”

他把我当作人偶一样抓着，也想像人偶一样把我打碎，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人偶，也并不想被他打碎。而且，现在已经足够了。

白衣少年一拳直直地打在了安然的右胸，一下把安然打得老远。他看到远处倒在地上的安然吐了一口鲜血，但与此同时他突然感觉到了自己胸口的一阵剧痛，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从他口中一口吐出的鲜血，他回想起刚才他那一拳打中的是安然的右胸而自己胸口传来痛楚的也是右胸。

“难道他用了某种术法把自己和我连接了起来？所以我对他出手自己也会受伤？”白衣少年不敢再贸然对安然出手。

而这时，安然捂着自己的腹部，跑到一旁的上官云身边，抓着她的手说：“这个人中了我的幻术，现在不能动弹，我们赶紧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安然说着还回头望了一眼，看见白衣少年正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他这才稍稍安心下来，他抓着上官云的手，看着上官云战战兢兢，说道：“你别怕，我们赶紧走说不定能逃离这里。”

但上官云的神情依旧充满恐惧，安然大惑不解。“你别怕，他不会醒过来的，我们赶紧走可以逃得了的。”

“你要往哪里逃？”

“往前逃，骑上马我们走得快的话他追不上，修术者也不可能有无限的元力，他没有这么多元力来追上我们的。”安然紧张而焦急地说着，但直到他说完了这句话他才注意到她眼前的上官云并没有说话，因为她被白衣少年封住了穴道，那么刚才的声音……

一阵难以忍受的痛楚直接冲击着安然的神经，他咬着牙却也完全不能忍受，他感觉自己全身就像被拆散了一样，没有力量控制自己，但痛楚却清晰地传达到他的神经上然后直达大脑。

“这次我只给你留最后一拳的机会。”白衣少年的声音在安然意识消失的最后时间在他的耳边回荡着。

“小子，小子？”

安然才回过神来，看到的是老头子那张苍老的脸，他自己正身处在这个山林中的山洞里。

“你发什么呆啊？”老头子说道。

“没有，我只是一时走神了。”安然说道。

老头子这时继续说道：“你已经学会了我教给你的许多术法，现在的你能够借此做很多事情，你有什么打算？”

安然思索了一下，说：“我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的样子不是很好吗？”

“继续做你的猎户？”

“有什么不妥吗？我只想要养活自己罢了。”

“那如果山林里的猎物突然灭绝你没了生路，是不是又要去做店小二，或者到药房当伙计，或者干脆到街边乞讨呢？”

“这样也可以啊。”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自己将来的生命中去完成某些事情吗？我很清楚现在的你已经有那个能力去做成一件事，只要你愿意的话。或者你想要的就是像现在这样随波逐流？”

“我觉得现在的我没什么不好，至少比以前要好多了，我不用为了生计去向别人摇尾乞怜，我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对我而言这就够了；我又不想要什么富贵荣华，一日三餐吃饱穿暖对我而言已经很能让我知足了，我保持现在的样子不是很好吗？我只想这样平平安安的活着，我想这也是老先生给我‘安然’这个名字的缘由——无风无浪平静地过完一生，这样既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也省得自己多费心。我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也不想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人生经历，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做个普通人。”

老头子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人生就如同在激流中行舟，要么沉入水底，要么抵达终点，其中并没有平静的水面任你荡漾，因为那个地方只在终点和终结处才会存在。”

“但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啊，”老头子将将说完，安然就接过话茬一刻不停地说道：“我既不想成为什么，也不想要得到什么。对我而言，满桌佳肴和一个馒头没有多大差别，有没有你教给我的术法我都无所谓，我不渴望成为别人眼中注目的明星（明亮的星星），我只是想要所有人都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安安稳稳做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目标吗？哪怕是从曾经你做过的店小二成为一个酒馆的老板。”

“没有。只要能维持生计，我不在乎做什么职业。”

“但总有一天，你会看到天空中那一轮红日，你会奋力向它追逐，即使饥渴难忍，即使腿脚无力，你也会去追逐它。纵使你渴死在半路上，你也不会后悔。”老头子说着这句话，但他的双眼仰望向的前方，似乎遐想着什么。

难道他也追逐过他所说的“那轮红日”？安然心想着。但他还是试探着问向老头子，说：“那轮‘红日’是什么，值得我这样追逐？”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它存在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去追逐它。”

突然，安然感觉到自己的咽喉似乎被什么紧紧扼住了一样无法呼吸，他感到万般的难受，但想要反抗却发现自己除了眼睛能看到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完全动弹不了。他第一次这么强烈地渴望呼吸，他渴望挣脱这个扼住他的咽喉的束缚，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来反抗这个束缚，可他发现他越是渴望要挣脱这个束缚他就越能感觉到身体的力量在慢慢回来，但当他越是用力想要挣脱束缚时就越发感到难以呼吸，但同样的他却越发地想要挣脱这个束缚，当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全部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感觉得到死神正在出现在他的眼前正紧紧的扼住了他的咽喉，但与此同时他睁大眼睛突然间他看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事实——那紧紧扼住他的咽喉的正是自己的那双手。当他越是用力时自己就越发地难受，但如果他放弃的话就不能够控制住自己本来就有的力量，只有在想要挣脱束缚的生死边缘他才发现那个束缚住他的东西正是他自己。

“你一直有那个能力去做成一件事，只要，你愿意的话。”

突然，安然睁开了双眼，他看到了在一侧的上官云，但同时身体上那撕心裂肺的疼痛也随之袭来，不过这时安然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充满了力量，他用双手支撑着站了起来，他看到了眼前那个白衣少年。“我必须打败你，”他对着眼前的白衣少年嘶吼道。

“你没有机会了。”白衣少年一如既往地消失在安然的眼前。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拳，我已经玩腻了，你根本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白衣少年的拳头已经击中了安然，他正出现在安然的身侧。但他惊奇地发现安然的拳头也已经贴紧了他的胸膛，从胸口传来痛楚在一瞬间就要打垮了他。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安然，却只听到安然的声音，“因为我还想活着。”接着，他的眼前就什么也没有剩下了，除了看不到边际的漆黑。

在白衣少年失去知觉倒下靠在了安然的身上之后，安然也想突然间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一样任由惯性作用地向后直挺挺地倒下了。耐人寻味的是，原本势同水火的两方在倒下的同时却像好兄弟相拥着躺在地上睡着了一样。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而在场唯一的目击者上官云也在看到这一幕的同时昏死了过去。

“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付出才能拥有的吗？”老头子问道。

“我也不知道”，这时安然突然开怀地笑了起来，说：“但我肯定会找到这个东西的。”